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一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集傳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

畔蠻夷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

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

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

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

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

滅曹吴入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脩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衞可正也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謹權量審

法度脩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荊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能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内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

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夫豈欲托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説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

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

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録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

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盖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

之道闇而不明欝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説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録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録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

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眛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

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茍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則書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内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

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内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

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両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内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

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

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
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
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
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
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
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強於
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卻為功然則自晉伯
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

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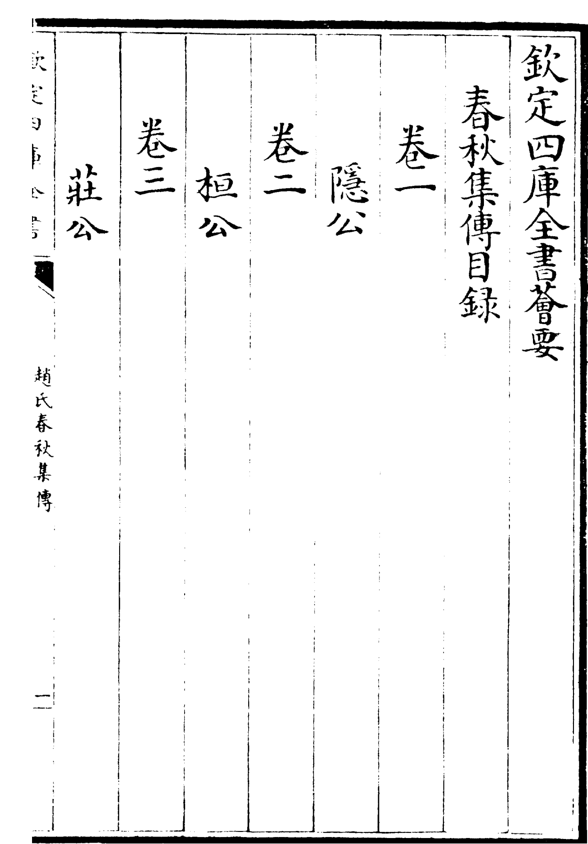
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别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

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録則為襃惡而見録則為貶其襃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則謂之實録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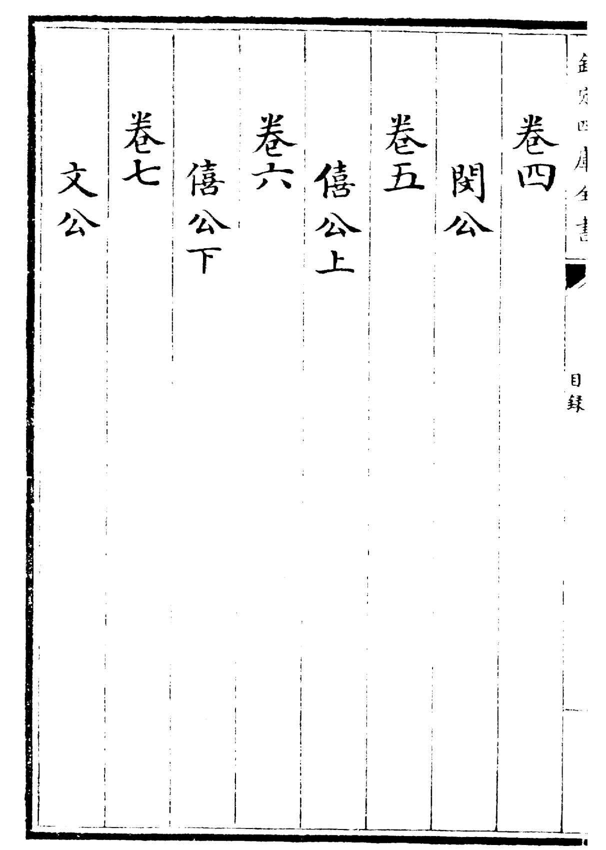
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虚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茍知虚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子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早歲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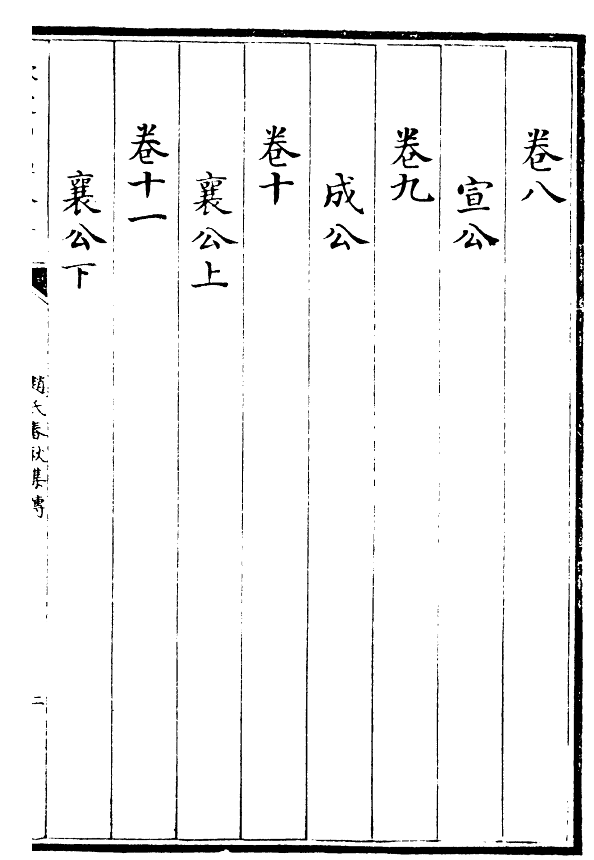
聞資中黄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説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洊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録為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頼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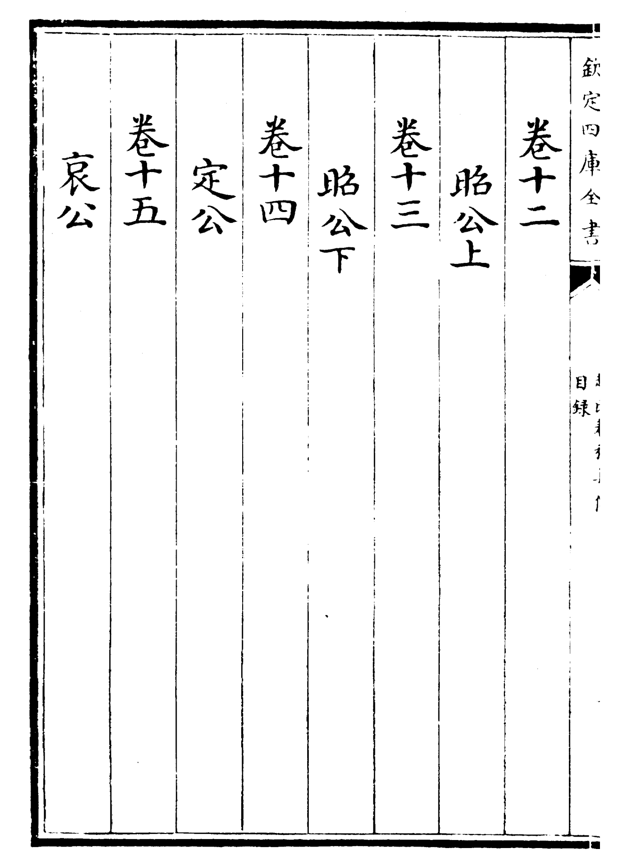
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説茍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己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别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新安趙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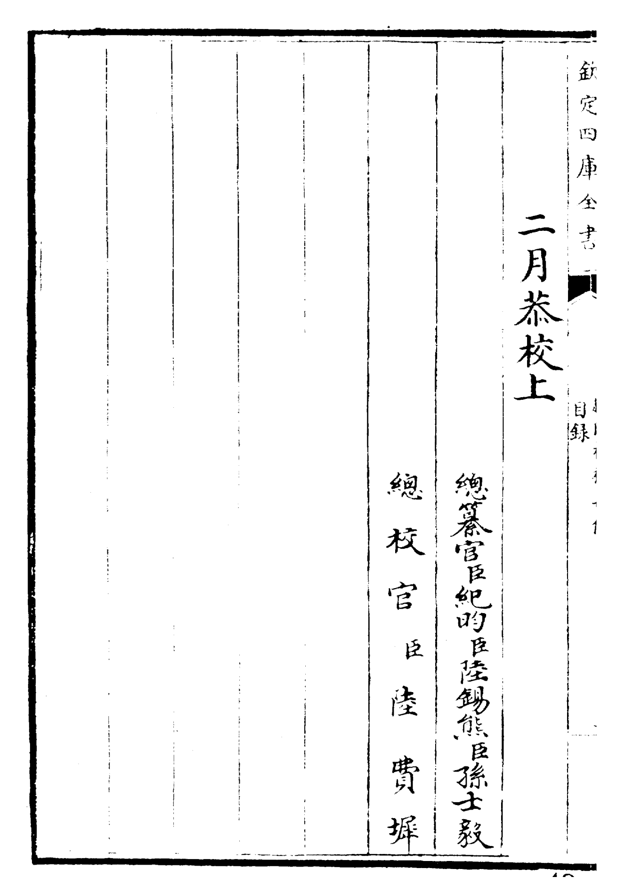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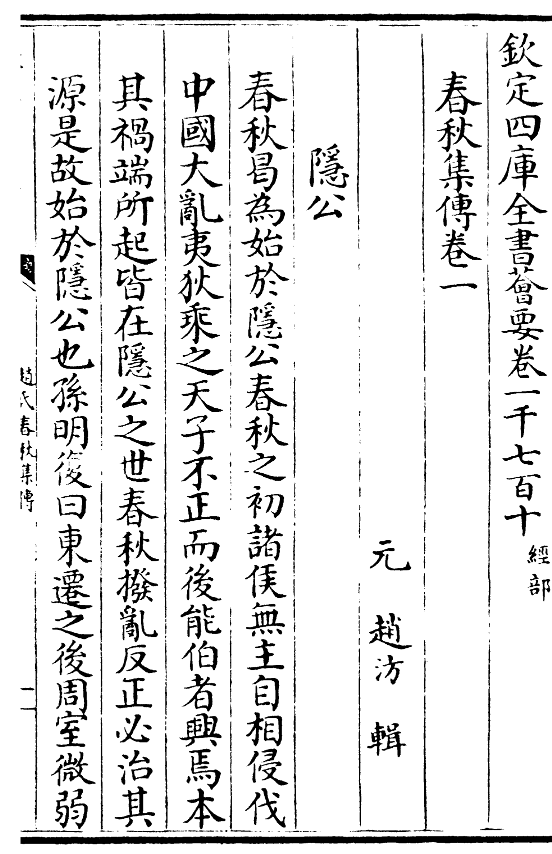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春秋集傳十五卷元趙汸撰其門人倪尚誼增修汸從學黄澤既以聞于澤者輯春秋師說一書又以永嘉陳傅良左傳章指參合杜解輯左傳補註復病其未能會通乃上自公穀下至啖趙折衷諸說以作此書尚誼為葺而成之雖不親定于汸手然微言要義一皆遵汸之論例如汸之恪守黄澤其於師友淵源均可謂篤信者矣乾隆四十年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傳卷一

元　趙汸　輯

隱公

春秋曷為始於隱公春秋之初諸侯無主自相侵伐中國大亂夷狄乘之天子不正而後能伯者興焉本其禍端所起皆在隱公之世春秋撥亂反正必治其源是故始於隱公也孫明復曰東遷之後周室微弱

平王莫能中興迨隱而死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絶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公之始年也春周時也王正月周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易正朔以統一諸侯春秋侯國之史故加王於正也春秋編年以紀事事以日決者繫日淹日者繫月踰月者繫時此無事則何以書正月公雖不以禮即位猶朝廟告朔與人更始故史書其正月穀

梁傳曰謹始也公曷為不言即位左氏傳曰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再娶仲子生桓公惠公薨桓公幼立桓為太子而已攝君位以俟桓長然後授之是隱之志也史之所記皆君事也行其禮則書不行則不書策書之大體也夫子作春秋有筆焉有削焉策書之大體義有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春秋魯史也凡策書大體天事二曰時序曰災祥王事二曰天子之命曰天王崩葬内事二十曰

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大歸曰内女卒葬曰来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出疆曰大夫出疆曰會盟曰出師曰用民力曰時田時祀越禮曰軍賦改作踰制曰取國邑曰國受兵外事八曰諸侯来朝曰大夫来曰諸侯卒葬曰相執曰出奔曰弑君曰殺大夫曰滅國其書于策者皆存而不削而一國之本末具焉以為魯春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曁也穀梁傳曰及者内為志焉爾凡特相盟内之志曰及外之志曰會儀父者邾子克之字也附庸之君未王命恒稱名稱字者貴之蔑魯地也邾至儀父能自列於諸侯於是隱攝位求好於邾而其君來盟故魯人貴之春秋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内特相盟曰雖及大夫曰（據六年艾莊十二年防之類）及微者曰（據八年浮來）及夷狄曰（據二年于唐）此何以不日隱能以大下小異

於離盟之非義者故不日以別之以日為恒則不日以見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音偃）

此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也（據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其曰鄭伯克段何（外伐叛邑史不志）修春秋之特筆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變文不足以盡義而後有特筆凡特筆必有正於君臣父子之間者也段姜氏愛子也嘗欲立之武公弗許莊公立使居京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君將弗堪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聞其將襲鄭而後討焉段之罪易見而鄭伯之惡難知也曰克則鄭伯之情見矣君臣之義母子之恩兄弟之倫盡矣左氏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不言出奔難之也穀梁傳曰克者見段之有徒衆也殺世子母弟目君賊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陳氏傳曰克之為言勝也以

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必簒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擄齊小白陽生莒去疾邾揵菑段不得列於子弟之稱矣于鄢言在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賵芳鳳反

宰氏也咺名也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上士中士稱氏名下士稱人賵者助喪之物也惠公之喪踰年矣曷為於是焉歸之魯不赴也仲子在則其兼之何懲其不赴無及於事則兼之也禮諸侯不再娶仲子者

惠公再娶之夫人也天子昌為兼賵之禮之失自王朝始有自來矣王命之見于策者無不書而得失見矣王人來不月據來聘歸賵不月其月著非禮也據來賵含會葬來求皆月以不月為恒則月為變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魯合也及者何大夫卑名氏不登于策則直書其事而已外卑者嘗稱人宿宋之附庸也魯求成於宋故即其附庸之國而為盟穀梁傳曰卑者之盟不日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齊去聲

祭伯者畿内諸侯也言来以王臣之禮接也王臣無外交祭與魯同出周公於是祭伯以其私来魯人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但言来也逮莊公而祭叔来聘舍是王臣無私交魯者矣其月異其事也據諸侯来朝不月諸侯不言来言来者必介狄也據介葛盧白狄祭伯畿内諸侯也與介狄同辭而史無文以異之故書其月也據州公来

書月著例

公子益師卒

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上事月者有為下事月者皆以著例決之益師者孝公之子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為氏雖公子公孫也未命則但名之益師稱公子則既命者也東周禮失大夫皆自命於諸侯其賜族者世為卿策書之大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大夫卒日左氏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

戎徐州之戎魯公伯禽所征者會者會其君也啖叔佐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何休氏曰凡書會者惡其虚内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録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程子曰周衰夷狄雜居中夏方伯連帥不能斥列國之君慎固封守可也會之非義矣凡離會雖内恒不月略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音餉

莒人其大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小國之大夫微也入者破其國都俘其人民以兵為暴者也春秋之初曰入曰侵曰伐皆為暴也莒之所慕者向也杞也魯之所慕者杞也極也鄭之所慕者許也齊之所慕者紀也力足以兼并則不至於盡奪之不止向之為國微故卒為莒滅也（據公伐莒取向）不日惡入者也（據隱十年入郕）

（僖二十八年入曹書日）

無駭帥師入極

蒙上事月也無駭公子展之子也穀梁傳曰無駭之名隐不爵大夫也陳氏傳曰無駭未命大夫也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俠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大夫曷為有言帥師有不言帥師公羊傳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史文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其大夫治

在大夫也惟内大夫將悉從其恒稱外變文以示義則内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戎請盟也曰及者不得與諸侯特相盟同辭猶曰以中國及夷狄云耳桓公盟戎書至隱何以不至從史文也隱攝君位凡行還皆不書至不獨盟戎為然蓋謙不敢同於正君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其曰逆女何國君親迎稱逆女大夫稱所逆之字大夫為君逆禮無文焉則以君自為逆者稱之從史文也外逆女不書（據杞伯姬宋伯姬）此何以書公羊傳曰譏不親迎也國君親迎不書使大夫則書之略恒以明變也大夫何以不稱使逆之為道不可以使人者也然則納幣何以稱使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使是制禮也其月以別於大夫之自為逆也（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不月）

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為巳重乎何休氏曰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於女也於廟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户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人從人者也陳氏傳曰内女為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

子叔姬不書歸文十五年出　郯伯姬不書歸宣十六年出　杞叔姬不書歸成五年出以為嘗失位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外特相盟也外特相盟何以不月據定七年鹹沙八年曲濮皆不月著例以諸侯之合散在焉異其事也陳氏傳曰外特相盟不書書紀莒志諸侯之合也程子曰紀子帛者闕文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仲子也曰子氏則何以知為仲子由三年喪畢考宫告祭知之也杜元凱曰隱奉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也不及哭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鄭衛交怨也左氏傳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者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也公

羊傳曰日食則曷為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知其不可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不奔喪諸侯不臣也不書葬魯不會也策書大體存而諸侯之罪見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此聲子也則其卒之何以吾君之喪其母不可不志也志則曷為稱君氏修春秋之特筆也禮女君卒則妾有攝女君聲子嘗繼元妃之室書曰君氏者攝女君之稱也於是隱成桓母為夫人而且卒其母如他娣姪則是桓適而隱庶也春秋特筆以正名因吾君之喪其母舉其繼室之號卒之明聲子之攝女君禮也惠公再娶非正也聲子攝女君則隱異於他庶子

再娶非正則桓非適也隱攝而桓弑惠公為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

天王崩魯賻不入也不稱使王未葬也不名未命也來求月據求車不月非王命也據求金同穀梁傳曰武氏子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卒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或不月諸侯日卒正也弔不

備禮則不日赴不以時則不月志其慢也不書卒者

或彼不告或雖告而魯不往也胡侍講曰凡諸侯卒

皆存而不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

為下事月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特盟其不月何（據定七盟于鹹著例）以有關於諸侯之合散也

陳氏傳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

故也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或不月天子葬日諸侯月尊尊之殺也故天子不及禮不日諸侯不及禮不月諸侯葬日者僭王禮也此以與夷葬穆公感其立已而

舍馮其侈僭也宜矣胡侍講曰外諸侯或葬或不葬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從公穀例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為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據傳自桓

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公子也不稱公子從史文也劉侍讀曰諸弒君

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未為大夫者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書弑君之義也是故凡弑君皆有筆而無削以弑逆之罪無分輕重非筆削所加雖與存策書大體同儔而義之所該則不專主於存大體而已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以禮相見曰會不以禮相見曰遇惟内悉書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初會伐從州吁之請也宋穆公卒公子馮出奔鄭州吁未能和其民故請從宋公伐鄭去馮因以定其位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再舉也翬不稱公子隱不爵大夫也於是宋公再舉伐鄭之師外以定州吁内以除其所惡魯

宋與國也故翬帥師會伐合諸侯以為不義莫甚於斯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音卜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討簒立者不月據齊無知陳佗此何以月予衛人以討賊之義也春秋弑君三十二簒立者諸侯一與之會則國人聽焉未有能信討賊之義於天下者若齊無知陳佗殺以其私徒以未會諸侯不稱君焉爾而衛人卒殺州吁于濮衛人之義信于

諸侯矣濮陳地也陳氏傳曰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繼故不書立（據宋馮傑說晉黑臀周）此其書立何予衛人以立君之義也州吁殺其君而立諸侯又為之會伐以定焉而衛人不君也卒討之逆公子晉而立之晉桓公弟也不曰公子嗣位也書曰衛人立晉而討賊立君之義信於天下矣然則千乘之國皆擅置其君可乎

為諸侯受之天子正也州吁弑其君而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為之會伐以定之國人討賊立君而春秋與之者權也權非聖人莫能與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君舉必書策書之大體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諸侯月葬正也

秋衛師入郕郕音成

報其侵也衛之亂也郕人侵焉故衛師入郕惡入者不日（據隱二年莒入向僖三十三年秦入滑昭十八年邾入鄅）此何以不月有以來之也已之施人也不以道而後人之報物也失其平春秋獨有察焉故外入國有以來之則不月（據十年宋衛入鄭僖二十二年鄭入滑文五秦入鄀與此同）求民情以麗邦法譏禍始而塞亂源王者之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者宮成安主而祭之名也仲子三年喪畢以祔廟

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以其先君再娶之夫人而子為太子故別立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非禮也諸侯不再娶先君之失非臣子所得議故以義起為之者也范甯氏曰羽翟羽舞者所執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程子曰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用於羣廟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曰初獻見用八之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

郲人先鄭大夫自以其班也

螟 音冥

螟蟲災也螟不書自莊以前則書之高抑崇曰春秋書螟三書螽十有一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邑

陳氏傳曰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 從穀梁例 自僖以

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國為重也據傳自僖十八年邢狄圍衛莵圃不書至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始不書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羊朱反

魯鄭合也渝平言變而為平也孫明復曰平暈會諸侯伐鄭之怨也胡侍講曰離宋魯之黨也平國月據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及齊平皆月其不月者據定十一年及鄭平與此同魯與諸侯之合散繫焉故不月以異之以月為恒則不月為變也陳氏傳曰平不書據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

及晉平之類必闗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傳曰始平于齊也陳氏傳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秋七月

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姪與適俱行史不書重適也

待年於國不與適俱行則書之

滕侯卒

卒者曷爲或名或不名左氏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避不敏也

夏城中丘 魯邑

土工曰築築邑曰城吴先生曰凡城築必書慎封守重民力也春秋城邑三十四聖人皆存而不削得失因可見矣葉夢得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爲

之者也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為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以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結艾之盟也諸侯之聘魯者皆必以事焉故施而不報非邦交之舊矣故凡列國来聘皆不月

據楚子使薳罷来聘月 略之也

秋公伐邾

内師加小國皆言伐加大國但言侵變文也惟外師

悉從其恒稱內變文以示義則外從其恒稱以見實也左氏傳曰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與儀父盟于蔑矣為宋討而渝蔑之盟則其曰伐者以衆陵寡而已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王卿士也凡王朝公卿不名稱爵以配國邑東遷諸侯不王天子不能討猶加聘問以懷撫之非時聘之舊矣故凡王臣来聘皆不月（據宰咺毛伯皆月）略之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_{公羊例}變文也諸侯止諸侯曰執雖止天子之大夫亦曰執春秋謹華夷之辨故不曰執而變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楚丘衛地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_{衛邑}

外特相遇不書書宋衛以其不誠乎瓦屋之盟也瓦屋之盟齊將以平三國也而宋公請先見于衛宋猶未釋于鄭也明年而齊魯會防又明年而齊魯與鄭

伐宋宋人衛人入鄭則垂之遇為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穀梁作邴祊音崩祊鄭祀太山邑

穀梁傳曰邴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胡侍講曰祊近魯許近鄭各以近者相易也凡外臣以事來言其事不月據僖二十一年楚受宜申獻捷成八年宋使公孫壽

納幣之類雖来歸田邑不月據宣十齊歸濟西田定十歸鄆讙龜陰田之類鄭莊以祊易許且結許為辭故月以異之

庚寅我入祊

歸邑不言入據鄆讙龜陰此其入何公羊傳曰難也穀梁傳曰內弗受也祊遠於鄭鄭不能有而後来歸魯人懼其不服故以兵入也其日據取邑入國不日異其事也陳氏傳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之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周地

陳氏傳曰諸侯初參盟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然後有盟主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程子曰自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大夫盟不言公據及齊高傒晉處父盟曷為言公及莒人盟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杜元凱曰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范甯氏曰季云字者明命為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雪去聲

穀梁傳曰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志踈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杜元凱曰書癸酉始雨日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也劉子政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

雹陽也雨雪陰也陽不能閉陰氣縱逸將為害也

挾卒 挾音叶

穀梁傳曰挾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君也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内特相會也特相會不書惟内悉書之左氏傳曰宋

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離會雖内不月必參會而後月以不月為略則月為

詳也左氏傳曰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曰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陳氏傳曰此中

丘諸侯也曷為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

役而再有事不悉書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公羊傳例

一役而再見但人之略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音奸

凡師戰而勝敵皆月敗某師勝敗相當但言戰必大崩也而後言戰言敗績從史文也公敗外師不日據莊十年長勺乘丘僖元年于偃其日甚之也臣既會伐而君又親將以自為功故甚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音告

受之於師曰取據郜大鼎濟西田汶陽田非有人来歸穀梁傳曰取邑不日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外入國有以来之不月伐宋王命也則入鄭何以不月鄭伯以王命伐宋不能正其罪取二邑不歸天子而歸于魯墮天子之令以報私讎而宋不服於是入鄭故略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取之謂俘其衆也於是九月戊寅鄭伯入宋不書明年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不書有王命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外入國何以日左氏傳曰討違王命也外入國有三以惡入者不日有以来之不月必以王命據此入郕若伯主有討於諸侯據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而後日春秋之初王命

猶行於天下也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則天子猶有廢置也鄭伯以齊人朝王則諸侯猶享覲也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鄭有辭矣而蔡衛郕不會蔡衛固宋之黨也而郕亦不為無罪春秋於伐宋書人入鄭不月譏鄭伯也敗宋師取二邑書曰蔽罪於魯也然而王命不可以二君廢故入宋不書入郕書曰以謹之各當其罪也春秋之初王命猶行於天下故不王之罪在諸侯罪在諸侯雖小國不可以

無討自有伯者而後責歸於齊晉盖有不得已焉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来朝不月（擧鄫子来朝）略之也春秋必小國也而後朝大國来朝非邦交之舊矣穀梁傳曰諸侯来朝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鄭地）

左氏傳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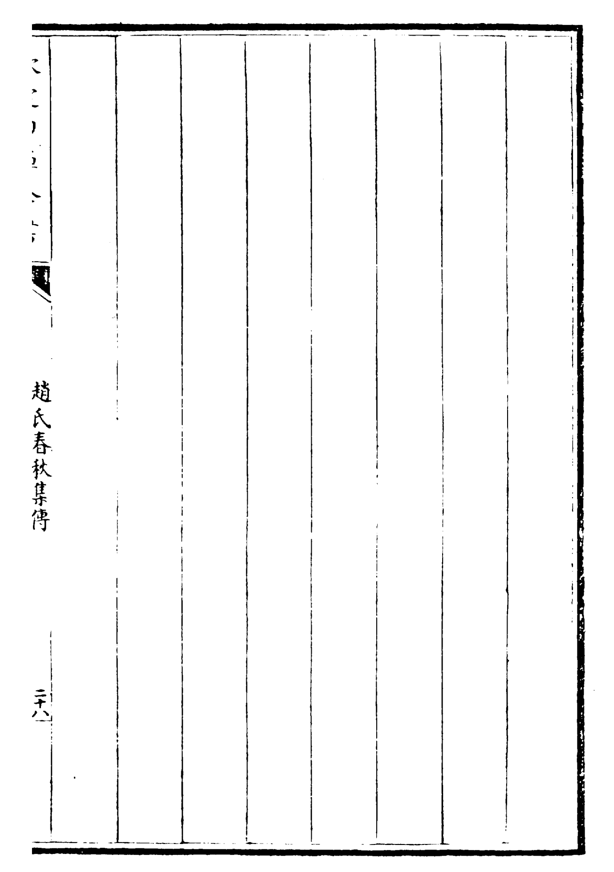
內入國不日（據隱二年入極桓二年入杞）必公將而後日（據此入許哀七年入邾）甚之也陳氏傳曰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杜元凱曰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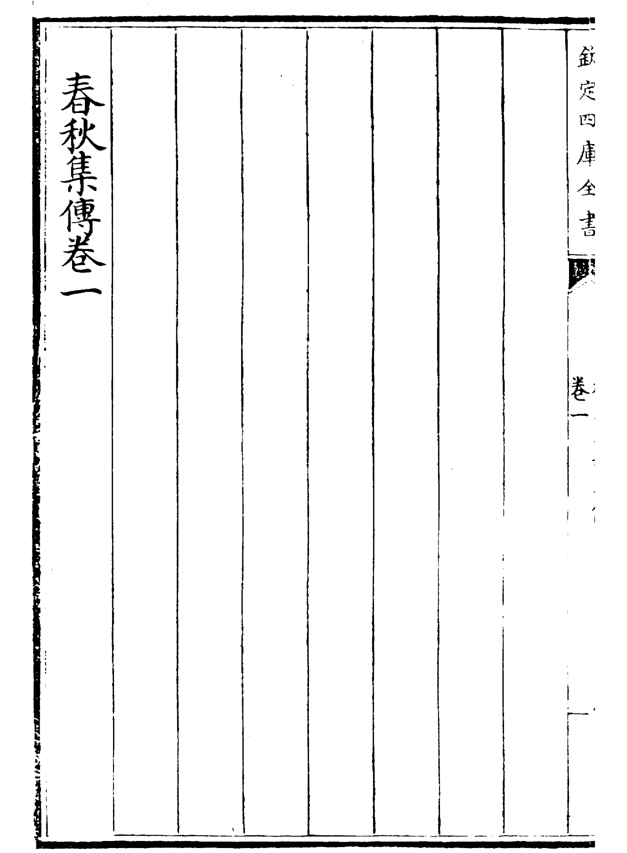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此弒也而曰薨從史文也魯史之法內大惡諱於是公子翬弒君而桓與聞乎故則桓為逆首故諱之也

公羊傳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

侯説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穀梁傳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左氏傳曰不書葬不成喪也陳氏傳曰春秋內外恒異辭遇弑君父之大哀則吾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春秋集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十一 經部

春秋集傳卷二

元 趙汸 輯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

公即位

何休氏曰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

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簒者隱權立桓北面事隱也穀梁傳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即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衛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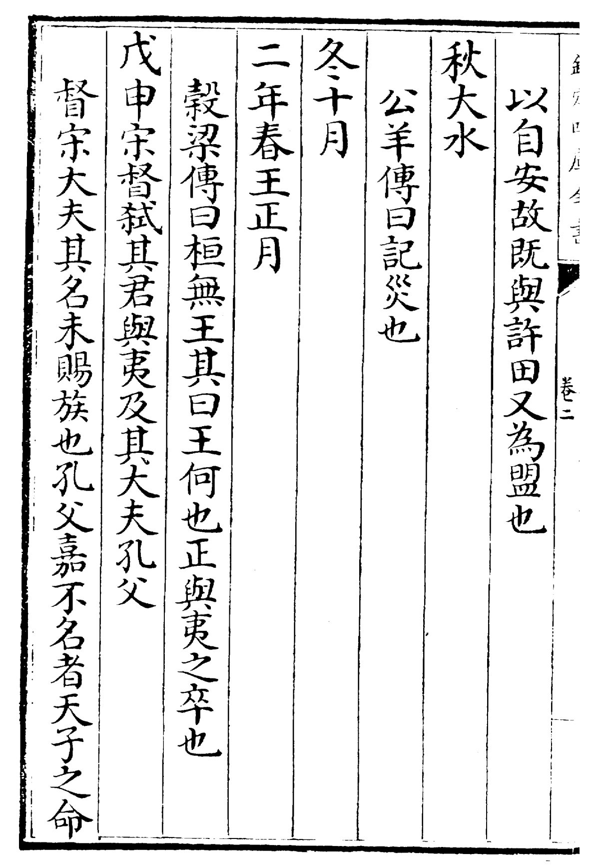
桓以簒立而修好于鄭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傳曰卒易祊田也穀梁傳曰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公羊傳曰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曰及者内為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



以自安故旣與許田又為盟也

秋大水

公羊傳曰記災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宋大夫其名未賜族也孔父嘉不名者天子之命

大夫也及猶并也蒙上文之辭也大夫殺大夫曰兩下相殺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於是督將殺君而并及其大夫則異乎兩下相殺之獄矣故不别言殺而曰及蒙弒君之文以見其罪也左氏傳曰宋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

閑也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

滕子來朝

是滕侯也曷為稱子自貶以朝大國也諸侯朝聘之禮以命數為節周制也春秋小國於大國朝而不聘滕國貧𢥞玉帛之将不足以備數而魯人靳以侯伯

之禮接之因貶其爵損其儀以成兩君之好焉庶乎不致絶物以興戎也杞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稱伯自貶以事大國不惟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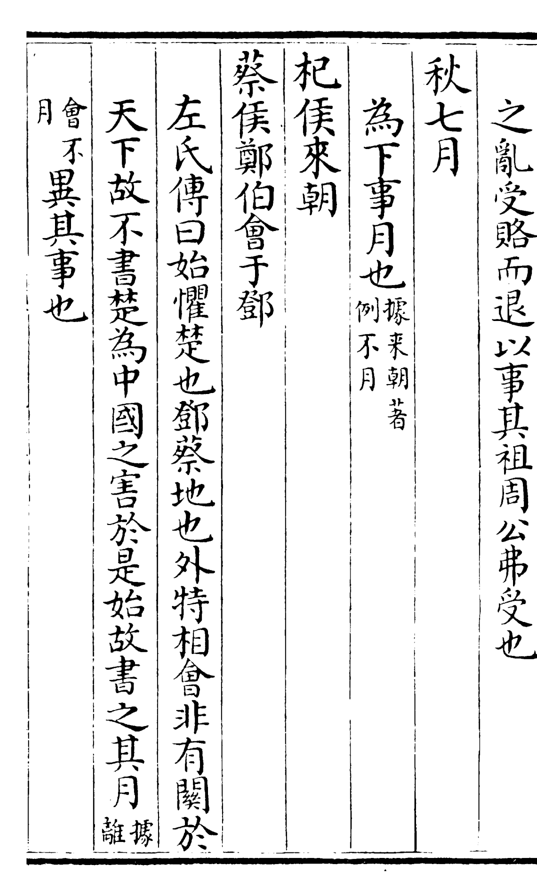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言成宋亂何為會稷言故也諸侯之會自參以上必言故據十一年會衮伐鄭襄三十年會澶淵宋災不言故必一事而再見者也隱十年會中丘下書伐宋桓十六年會曹下書代鄭非再見也而不言故皆伯者之事也左氏

傳曰督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陳氏傳曰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此宋之賂也不曰宋人歸之受之于會也張主一曰郜大鼎郜所造器也穀梁傳曰桓内弒其君外成人



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周公弗受也

秋七月

為下事月也據來朝著例不月

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曰始懼楚也鄧蔡地也外特相會非有關於天下故不書楚為中國之害於是始故書之其月據離會不月異其事也

九月入杞

左氏傳曰討不敬也杞侯爵也而國貧玉帛之將不能備數又以先代之後恥自貶損偃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為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桓之盟皆日其會皆月及戎盟何以不日異桓事也春秋日月之法於桓之盟會既別治之與諸侯異故盟戎不日亦不使與隱公同也據隱二盟戎書日

冬公至自唐

公行何以致或不致以不致為恒則致以見義以致為恒則不致以見義公會夷狄恒不致（據僖會楚哀會吴不書至）則其致盟戎何春秋華夷之辨莫嚴於吴楚戎非所當先也致盟戎而筆削之情見矣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齊地）

左氏傳曰成昏于齊也杜元凱曰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歃血要誓為盟不盟而相諭為胥命胥命不書據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此何以書志齊衛之合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始命為卿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魯地

公羊傳曰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左氏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

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
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

胡侍講曰為齊侯来乃逆而會之是公之行其重在
齊侯而不在姜氏非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其不言翬以之来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
也公羊傳曰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致夫人也杜元凱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来則緫曰聘孔穎達氏曰是行聘禮而致之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吳先生曰齊侯親送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楊士勛氏曰有年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公羊傳曰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有年何僅有年也大有年何大豐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杜元凱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周禮大

司馬仲冬教大閲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違其常處故書地以譏之皆策書之大體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傳曰父在故名吴先生曰宰冢宰渠邑伯爵糾名也天子之卿當書邑爵而不名父在子襲其爵邑故特書名以見其有父也杜元凱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穀梁傳曰鮑卒何為以二日卒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左氏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何以書以紀之卒滅於齊也左氏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春秋之初能以詐取人國者惟鄭莊公莊嘗挾齊魯以入許今又輔齊以圖紀紀季之酅猶許叔之東偏也胡侍講曰紀人

主魯故来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春秋存而不削以著齊侯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曰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程子曰古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卿大夫之子得代父任事故仍叔受命来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禮不備也

城祝丘

高抑崇曰祝丘近齊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三國稱人皆微者也其言從王伐鄭何穀梁傳曰舉

從者之辭也魯方黨鄭故王命不及於魯而三國自

以其事来告也王師敗績不書為王室諱也鄭武公

莊公相繼為平王卿士平王欲分政於虢而鄭輙叛

桓王立虢公為右鄭伯為左以相王室於是鄭伯以王命伐宋討其不庭而取宋二邑以歸魯挾齊入許以自封鄭罪故宜討也王一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室無人焉爾昔者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當是之時南征北伐無不如意周室赫然中興焉則以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為之臣也今王承幽厲傾覆漸靡之後所仗以伐鄭者果何人邪若虢公林父周公黑肩宰渠伯糾者固鄭

伯之所弗忌也然而王卒自將以伐鄭戰于繻葛皇輿敗績焉春秋是以為桓文作也

大雩

孔穎達氏曰其大何非諸侯之雩也月令曰大雩帝用盛樂是大雩者天子之祭也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雩別山川之雩也孫明復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劉侍讀曰說者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禮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

之有改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慼歟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

據呂氏春秋 黄先生曰成王闕周公賜魯重祭祀周公於其廟謂禘也郊與大雩天子之所以有事於上帝者也成王何為賜之其東遷之始王乎然則謂惠公請之者近是以其徼福於成王周公故他國不得與也

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以其歲事之常書之則不勝書因見過而書以見失禮之中又失禮焉魯史之舊文也雩則㫚為或月或不月雩以巳月為正據經無七月雩者而八月九月雩皆書月則以别於凡雩繫時者皆七月可知過時之甚者必一月再雩而後日著其瀆也茍甚遠則又不月異冬雩也

螽音終

公羊傳曰記災也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何以書以其失國所如不可不書也胡侍講曰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也杜元凱曰不書奔以朝出也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音植

州公自曹來則曰寔來何不以朝禮接也州公者天

子之三公也於是為寓公於曹而來見於魯魯人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但曰来也其月異其事也杜元凱曰寔賓也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〻如曹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魯地

左氏傳曰會于郕紀来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曰大閱簡車馬也劉侍讀曰大閱冬事也秋

興之非正也厲甚矣

蔡人殺陳佗

佗立嘗踰年矣曷為殺陳佗從史文也史曷為但稱名未有成之為君者也諸簒公子有成之為君者必列於會而後爵苟不别於會雖踰年但稱名稱名不成君之辭也（據齊無知莒展輿皆名）穀梁傳曰陳佗者陳君也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左氏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程

子曰蔡桓侯殺陳佗實以私也而書人同於討賊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陳氏傳曰蔡人殺陳佗是討賊之辭也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曷為以討辭書之佗殺太子免而立者也然則佗之罪曷不著於春秋陳侯鮀卒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兩下相殺不道兩下相殺不道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之何勿討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何以書存策書之大體也程子曰適子生大事也春秋書之以正國本胡侍講曰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来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焚火田也孔穎達氏曰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已蟄得火田然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劉侍讀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

奔追不越防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從史文也諸侯同盟則名載於書告終則名於簡策未有來朝而名者來朝而名者附庸也儗擬此侯伯也則其名之何古者鄰國世相朝春秋小黎來國朝大國非姻鄰則同姓也穀鄧者南方近楚小國遠絶於魯非有往來之舊也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前無其本後無其末故皆名以詳之也桓之

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六年而楚人伐隨謂隨人曰今諸侯皆為判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請王室不聽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楚患廹矣小國其獲存乎於是二君遠朝上國而以楚事來焉非鄰國世朝之比矣明年而熊通稱王合諸侯于沈鹿天下之大變也

據六年八月傳與史記楚世家不書秋冬史闕文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杜元凱曰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夏五月復烝見瀆也趙伯循曰周雖以建子為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狩嘗享猶自夏焉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甚矣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雨去聲

公羊傳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太盛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不書據莊十八年原莊公逆惠后宣六年召桓公逆定后此何以書自我為之主也天子取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天子取后于紀命魯主之不可不書也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為昬主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杜元凱曰天子不親逆使上卿逆而公監之

卿不書舉重略輕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據莊十八年陳嬀宣六年齊姜不書）此何以書自我為之主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魯為天子主昏后歸不可不書也不月（據內女歸月）略於王史也公羊傳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子后猶曰吾季姜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亦又音夜

穀梁傳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為失正矣楊士勛氏曰禮諸侯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曹伯有疾而使世

子攝位來朝非正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何以不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不月異常事

從史文也凡內出盟會雖無成事悉書之存策書之

大體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戰者以主及客公羊傳例其言來戰何譏不在内也魯自中丘以來於齊鄭未有異也於是齊鄭謀紀會于郕紀來謀齊難而魯為紀歸女于京師公會衛侯弗遇見伐而及之戰焉非得已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彼善於此謂不得已而後戰者也故變其主客恒辭書曰來戰惡在外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外參盟日（據隱八年瓦屋）有大夫不日（據僖十九曹南）此非大夫也則何以不日君奪其恒稱同大夫則不日也（據僖二十九年翟泉同）

陳氏傳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略言之也凡執恒稱人諸侯無

專執之道也是祭仲足也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不稱行人據襄十年良霄十八年石買之類非使人也又執大夫不月凡八例六著此其書月何執而使之廢置其君故異之也左氏傳曰祭仲足有寵於莊公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突歸于鄭

突公子也不言公子篡也例在隱元不繫鄭蒙上文也以篡入者不言歸探齊小白陽生莒去疾言入此其言歸何篡而言歸則必言故者也曰宋人執祭仲則突歸之故也曰戎侵曹則赤歸之故也突以宋歸赤以戎歸此忽與覊之所由出奔也穀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劉侍讀曰祭仲之義宜效死勿聽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亦可也二皆

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

鄭忽出奔衛

君在喪恒稱子既葬矣未踰年稱子據僖二十五年衛子踰年矣未葬稱子據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不稱王鄭忽未踰年者也其名之何也以其見出不得後先君也穀梁傳曰其名失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不稱氏未賜族也蔡叔蔡侯之弟攝居者凡諸侯之弟攝居則稱字外參盟有大夫不日雖吾大夫會之亦不日内外一治也禮卿不會公侯盟甚矣是故惡其伉也陳氏傳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反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氏傳曰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范甯氏曰明二事皆當日也陳氏傳曰于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不言公及蒙上文也陳氏傳曰此公及鄭伯也曷為

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

丁未戰于宋

不言宋及鄭戰據哀十一年書齊及吴戰內辭也春秋內外恒異辭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由外言之也茍吾君在焉則不得從外辭從外辭者必會蠻夷伐中國者也據哀十一年會吴伐齊不言師敗績敵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紀先鄭序爵也則齊曷為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公欲平宋鄭朞歲之間會于夫鍾于闞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而宋公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以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客之憤未已於是魯鄭連紀宋援齊衛及燕相與刻期一戰以決焉故略之不言地蒙上文一譏之也然則安戰戰于宋也桓弑隱宋莊鄭厲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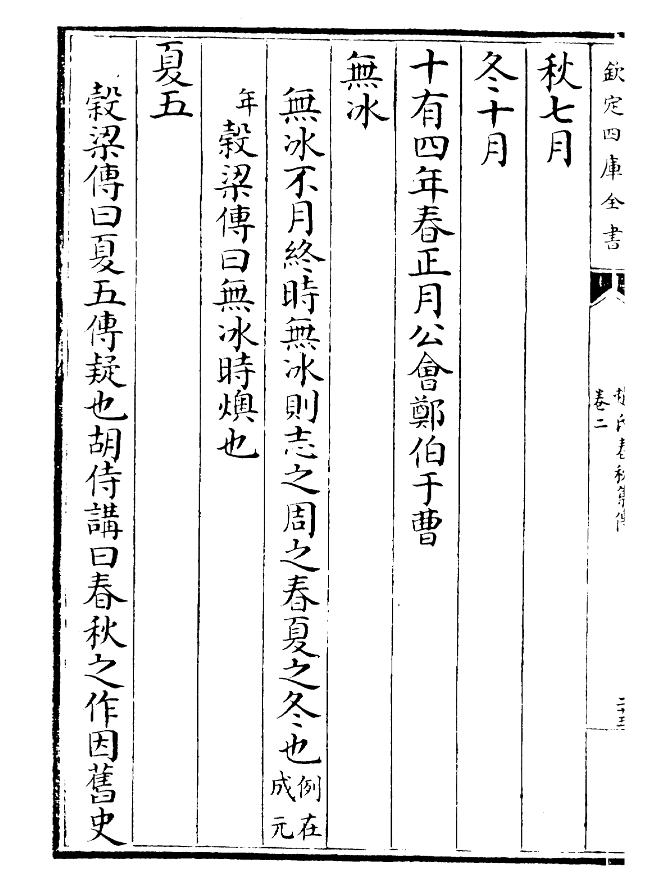
簒立於是同惡相濟又相仇也則齊衛燕紀何為焉燕役於宋紀附於魯二小國者無足議也齊東方大國也嘗合諸侯于稷以立華氏取宋賂而定莊公矣今又挾衛以助宋衛侯朔搆殺其兄以得國父喪在殯而自將以助宋者亦將以定其位焉耳春秋書戰二十二以亂濟亂而亟殘其民未有若斯甚者如是而從其恒辭則不知兩戰為一事不知兩戰為一事則民隱而用法疑矣故凡春秋之變文皆有辨於嫌

疑之間者也凡君在喪以師行者稱爵從史文也陳氏傳曰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費成四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故凡春秋辭從主人皆實錄而非修春秋之辭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侍講曰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例在成元年

穀梁傳曰無冰時燠也

夏五

穀梁傳曰夏五傳疑也胡侍講曰春秋之作因舊史

有可損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来盟不月雖内莅盟不月略之也穀梁傳曰来盟前定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我舉其貴者也蘇子由曰凡外大夫来盟於魯内大夫莅盟於他國皆盟其君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公羊傳曰御廪者粢盛委之所藏也杜元凱曰藏公

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乙亥嘗

杜元凱曰先其時亦過也或謂譏其不易災餘而嘗鄭漁仲曰廟祀必十日戒孠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壬申致齊之初乙亥嘗非災之餘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曰以何乞師而自將也陳氏傳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左氏傳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曷為言求車有闕文也俄而天王崩七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其月著非禮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於忽也衛侯朔辨於黔牟也衛侯鄭辨於叔武也衛侯衎辨於剽也蔡侯朱辨於

東國也莒子庚輿辨於郊公也邾子益辨於草也惟北燕伯款不知所為辨齊晏子曰燕有君矣則亦不可無辨也於是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而鄭伯出奔則其但言奔何春秋無貴辭為君而奔未有不見出於其臣者也為臣而奔未有不見出於其君者也但言奔存大體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嗣君也其出也名之則其歸稱世子何特筆以正

名也世子者未嗣位之稱也忽君鄭五月而出奔四年于外而復歸于鄭於史文不得復稱世子魯人於突一則曰鄭伯二則曰鄭伯則魯史必不稱忽為世子探其本正其名書曰鄭世子忽修春秋之特筆也劉侍讀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嘗為君之世子矣若庶孽得而奪之則天下之適庶亂矣故正其名與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胡邦

衛曰復歸者已失國之辭也據見執不言復歸

許叔入于許

劉侍讀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陳氏傳曰出罪也入罪也則書之據鄭良霄宋魚石晉欒盈之類出非其罪入罪也則但書入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類凡入皆譏也凡入皆譏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為宜入也昔者齊鄭魯三師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忽突之亂

於是叔始得許若許叔可謂能復莊公之宇矣是故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曰謀定許也王貫道曰定許所以撓怨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非國君不言朝此皆微者也則其曰朝何也以子代父也杜元凱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

其子降稱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昌氏反）

於是謀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則其書伐鄭何為會袲言故也（據襄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會夷儀伐齊不克不書例在二年）惟其為會言故而未嘗伐鄭是以不書至以桓之盟會恒不致也宋與魯鄭之憾未釋則曷為謀納厲公昭公復國非宋魯之利也故又相與釋怨而為會以謀之反

覆皆以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曰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納厲公再弗克也明年髙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又明年齊人殺子亹以魯人納突故絶不與通皆不告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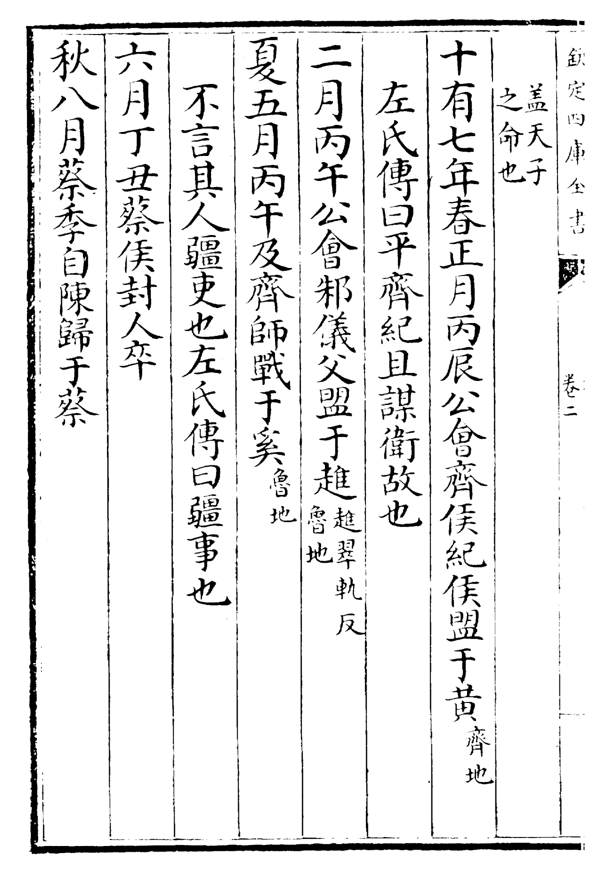
公會伐恒書至也會盟不至會伐何以致民為重也

致伐不月苟致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一時無他事不敢廢時首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人立黔牟而朔出奔也公羊傳曰朔得罪於天子也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程子曰朔搆其二兄而致於其死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 據王人子突救衛朔入于衛放黔牟于周黔牟之立



蓋天子之命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齊地

左氏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魯地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

不言其人疆吏也左氏傳曰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陳氏傳曰出罪也歸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陳黄楚比之類）出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據鄭突曹赤之類）凡歸皆譏也凡歸皆譏也則其曰蔡季何以是為宜歸也蔡桓侯卒無子蔡人召季于陳而立之是故歸未有稱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别有罪也季不稱字則疑於鄭突曹赤

癸巳葬蔡桓侯

不稱公文誤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不言其人微者也左氏傳曰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周人以夜半為朔鄭康成曰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既譏其始必正其終也

公會齊侯于濼 濼朴洛二音

曷為不言公及夫人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如齊夫人之志也濼非夫人之志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曰與曰遂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為以繼事之辭言之會公之志也如齊非公之志也見公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杜元凱曰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公羊傳曰夫人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地於外也據隱弑不地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歳首必書王月桓曷為無王見伯者之所由興也伯者之興則何以於桓見之諸侯無王莫甚於桓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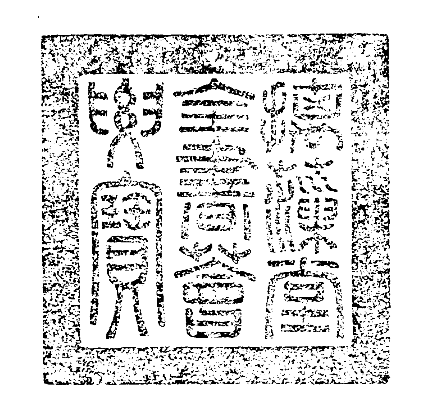
也桓弑隱督弑宋公陳佗殺太子而立鄭突簒其君兄宋鄭之亂諸侯不能討又從而利之而皆不事天子不王之罪莫斯為甚矣而未至於無王也鄭莊不臣繻葛之戰三綱絶矣而諸侯不為變則天下遂至於無王矣於是齊滅王后之家合四國以抗王師而納衛朔人心無所底止而後天下伯者興焉夫伯者之事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春秋辨實之際明伯者之興實由諸侯之無王故於桓公之策略不書王而齊

桓晉文有事諸侯悉書之以深絶不臣之諸侯也然則桓之不終無王何也元年者是君之始十八年者是君之終不以無王之罪蔽於一國也二年當宋公之殺不以無王之罪蔽於一人也十年當曹伯之卒不使是君不得正其終也五年陳侯卒不與正者陳侯之卒日疑也甲戌己丑非必皆正月之日則陳侯實卒日不可知故不與正也據長歷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十六日大衍歷甲戌正月二十一日己丑二月六日桓之盟何以皆日其會

何以皆月異桓事也桓弑君者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内大惡諱之而無以正其罪則是春秋之作徒以私夫魯而已也是故春秋辭有内外而法無不行辭有内外故内大惡諱者一國之私也法無不行則日月之例一以施之者天下之公也雖然春秋為亂臣賊子作也而法之一施乎内者於弑立無辨焉是内之弑其君者獨見釋於春秋也將何以示天下故桓之盟會日月皆從其恒辭以異之而桓罪著矣春秋

不徒諱内惡而亂臣賊子無留獄矣崔子方氏曰春秋賤桓於桓之事無譏蓋曰桓弟弑兄臣弑君而立乎其位此其大者不治則其餘無足譏焉耳

春秋集傳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浦　埥